



天高任鸟飞 鸢类知多少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几乎是一个空白”

高山兀鹫,猛禽中的巨无霸。在中国,它还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座山雕。兀鹫全身羽毛呈淡黄褐色,向下弯曲的钩形嘴,颈部细长,裸露的头和颈部有稀疏的白色短绒毛,体型硕大,全长1.1米左右,体重10千克左右,翼展可达3米,多在海拔2400米~4800米的高原或者高山活动,喜欢四处游荡,活动半径达数千公里。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等人所著的《新疆兀鹫》出版,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兀鹫的著作。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国有关兀鹫的文献凤毛麟角,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



追溯中国古植物的演化

孙克勤

科学的进化理论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化石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又为生物进化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证。古植物学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追溯植物界的演化历史。古植物学是生物学和地质学彼此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科学,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方面的。

从生物学角度看,古植物学研究是重建地球表面植物界系统发育史的重要途径,可以重现植物界的发展史、各发展阶段和各类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重现地质历史时期植物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研究岩层中的植物化石。各种研究成果证明,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海洋中的植物,自太古宙海洋原核生物发展到早古生代海洋真核生物,进而由海洋进征陆地。古植物学在这一生命起源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地质学角度看,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广义上是属于植物界的,对于元古代至新生代的地质(尤其是陆相地层)划分,古植物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古植物本身亦参与了成矿,因此植物化石也是划分、恢复地质历史时期古大陆、古气候和植物地理分区的主要标志。

中国地大物博,蕴涵着众多的生物化石资源,随着对化石认识的逐渐深入和全面拓展,我们可以获得愈来愈多地史时期生物化石资料,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古植物学家的努力,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对分散和浩繁的化石植物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中生代植物》(斯行健、李星学等,1963)、《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1974)、《中国新生代植物》(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1978)等是较为系统的化石植物专著。然而,近30年来,我国尚未出版过系统的化石植物志,这与当今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极不协调。

为完善我国古植物学学科和教学工作,与国际化进程接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中国化石植物志”丛书。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规范化化石植物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研究和利用工作,并借此实现这些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可持续利用,以便广大相关科学工作者检索、查询和使用。这是一项对古植物学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将推动古植物学研究进程,同时对其相关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丛书第三卷《中国化石裸子植物》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包括裸子植物门、种子蕨植物门、苏铁植物门、银杏植物门,涉及115属、673种,含化石图版224幅。下册包括科达类、松柏类、买麻藤类、木材及分类位置未定的种子、球果等。书中材料源自中外古植物学家一个多世纪来出版的相关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可能完成本书的编撰工作。

(本文系《中国化石裸子植物》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中国化石裸子植物》,孙克勤、崔金钟、王士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全球鸢类仅存23种,中国约有8种,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马鸣解释,国内在物种的分类学、形态学等方面是有所发现,可这样的工作在国外都是100年前的事,我们才开始做本底调查,稍稍深入的了解都没有,自然也没有什么更深入的研究。

“国内仍缺乏完整详尽的研究鸢类繁殖生物学和种群分布状况方面的著述,甚至一些文章将兀鹫和秃鹫混淆。”马鸣直言,与国外相比,国内鸢类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是指深一层次的,比如高山兀鹫什么时候下蛋?小鸟什么时候出窝?一个窝有几个蛋?等等。

中国的鸢类“四多一少”,种类多(8种)、数量多(上万只)、分布省份多(面积大)及存在的问题多;“一少”指文献少,就是说关注度低。1949年以来,国内开展了几次综合科学考察,有一些鸟类学专项研究,但难以形成气候,在近70年的时间里,

在新疆曾经从事过野外鸟类研究的人员不足30人。《中国动物志·鸟纲》迄今已完成了13卷,目前唯一没有完成的就只有猛禽一卷。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猛禽杂志。这些都与国外形成巨大反差。究其原因,马鸣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费不足,研究的人力、物力不足,国内做鸟类研究的人相对少,而他们做的多是一些温和的、知名度高的物种,这样专门进行猛禽研究的就更少了。

其次,猛禽栖息地比较特殊,多是远离人迹的高山峻岭,地处高海拔、高悬崖上,危险系数大,观测难度很高。

第三,猛禽位于食物链的顶端,数量稀少,难以寻找,不容易发现,没有研究对象怎么做研究?

第四,所有猛禽都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禁止样品采集、取样、抽血等,过度干扰也是不允许的。

高山悬崖上找窝

2012年,马鸣申请到国内第一个鸢类基金项目,带领团队开始了新疆兀鹫的研究。他告诉记者,他们遇到的,也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找到兀鹫的窝。只有找到了窝,才能将兀鹫锁定、盯住,可以在整个繁殖期里观察和研究兀鹫。

这听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兀鹫的窝一般在高山里、悬崖上,不好找也难以接近。

开始时,项目组请了专业的攀岩队帮忙。不过很快发现,攀岩人员为了安全,在悬崖上吊了很多绳索,时间一长,就会造成老鸟不敢回窝、小鸟冻死饿死等情况,这种对鸟类造成干扰的方式不可取,只能放弃。

后来请了当地牧民帮忙才找到兀鹫的窝。从项目启动开始算,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如果算上之前的工作,实际上的时间应该更长。”马鸣说,早在报项目前,他们就开始收集信息,比如找志愿者做拉网式搜索,通过向导、保护区工作人员以及观鸟爱好者了解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汇总起来后,他们再到现场去看。加之他们在青海、西藏等地看到过鸢类的窝,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并做了记录。在新疆虽然说是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干,但也不是一点经验没有。

马鸣告诉记者,鸢有一个特点,做窝会形成一个群落,是成片的,相当于家族,所以找到一个窝就能在周围找到很多,一个悬崖上就有好几个窝。现在鸢类的窝至少找了上百个,“观察对象就给锁定了”。

一个群落,是成片的,相当于家族,所以找到一个窝就能在周围找到很多,一个悬崖上就有好几个窝。现在鸢类的窝至少找了上百个,“观察对象就给锁定了”。

找到窝足以让研究人员兴奋,随后的工作也不容易,他们要爬上悬崖到窝里去做观察或者架红外相机等,危险时常出现。

一次在悬崖上,一般大风刮过来,马鸣说自己几乎站不住,差点栽下去。而悬崖上锋利的石头,一不留神就会把手割烂,马鸣的手上还有这样的疤痕。3月时他上去时因山体很滑,下不了山,后来是向导拉着他的手扶着他走,“那个惨状——困在悬崖上不敢动,稍微一动就有坠崖的危险”。想起当时的情形,马鸣仍心有余悸。

《新疆兀鹫》的著者名单中,除马鸣、徐国华、吴道宁三位主要著者,还列有其他20多位著者,他们中多是参与了野外工作的,有当地林业局帮助协调研究团队工作的,有当向导的牧民,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当中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寸步难行。”就这些,马鸣还觉得不够,只能将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写进前言里。

书 Ba

他们的影响

4月5日,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黄易去世,引动了无数人的哀思。4月11日,作家王小波去世20年,人们再次通过各种方式怀念他。两位作家除了是同一年生人,作品没什么相关,但他们都是对国内读者影响深远的人,所影响的圈子也许不尽相同,肯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交集。

王小波属于“生前一生寂寞,身后却声名鹊起”的一类作家,而且这一热潮似乎20年来从未退去,今年被刷屏也是在意料之中。

作家冯唐认为,中国要有现代小说的话,王小波是一个好得不得了开始。不只是小说,学者朱大可曾在《王小波全集》序言里说,王小波是“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独立、

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

黄易则不同,在港台武侠小说低迷已久之时,横空出世,他的小说受到读者的青睐,创下销售天量。“2012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黄易以240万元的年度版权收入,首次荣登作家富豪榜,并获得“2012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年度武侠宗师”的重要奖项。

更重要的是,黄易还被视为国内网络小说的鼻祖,当下网络小说的诸多形式都从他开始流行,穿越、修真、奇幻、架空等,有历史、战争、谋略,还有大量的感情戏码,都影响了后来的网络小说。

《寻秦记》是内地读者最熟悉的,故事讲述特种战士项少龙,由21世纪

穿越到战国末期寻找秦始皇,却阴差阳错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之中。虽然不能说它是中国当代第一部穿越小说,但说它是影响最大的穿越小说应该没有问题。

作为穿越人士,项少龙的优劣势自不必说,不仅有现代科学知识,还“懂历史”,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不过黄易是“克制”的,项少龙与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交往都是虚拟的,但那些名人的性格和历史情境却是相当靠谱的,他没有让项少龙改变历史。

这一点对于当下穿越小说的影响很大。如《新宋》《窃清》《宋时归》等顶级穿越小说都有着《寻秦记》类似的“严谨”历史设定,历史设定与人物考证上一丝不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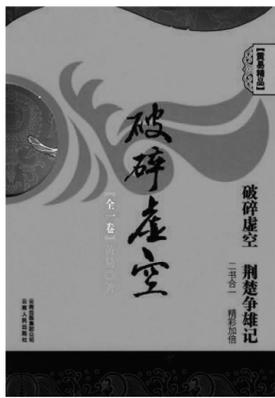
项少龙的另一特点是成为战国最受欢迎的小伙子,这不仅影响了“男生向”的穿越小说,“女生向”穿越小说同样受到影响,如人们熟悉的《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几位皇子都钟情于她。总之,无论穿越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基本上横扫遇到的她们和他们。

黄易最爱的还是武侠。1988年,一部讨论武学与天道的作品《破碎虚空》出版,这也是他的处女作。故事背景设置于南宋末年,书中勾画了大侠傅鹰的传奇人生,并为其指明了结局:以武入道,突破极限,踏入“破碎虚空”这一关。这是黄易世界的最高追求,也是黄易武学的最高层次,不死不灭,与万物同在,与天地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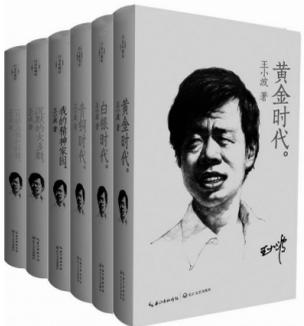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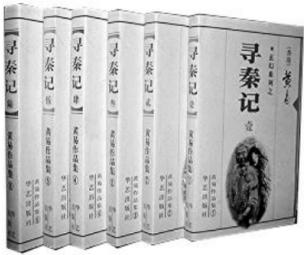
黄易说,“从第一个人类凝视星辰起,便发觉正置身一个立体的、无穷无尽的谜里。渴望去了解它,一直存在于我们深心里,有时或许被其他事分心,但当被触发时,怎么都该有点感受吧!”对他来说,人的可贵,正在于懂得反思本身与外在的天地。因此,有人评价说,除去热闹的表面,黄易是最被低估的武侠小说大师。

王小波曾说,人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你所愿,这一生就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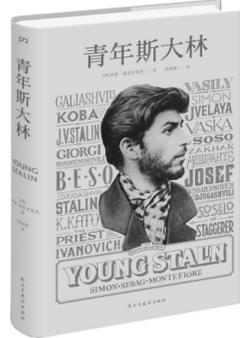
我们如今只能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与他们“对话”,即便这样,可也算是幸福的了。(喜平)



《寻秦记》 “王小波经典作品集”



荐书



《青年斯大林》,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徐展雄译,民主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本书所记叙的是成为权势人物之前的斯大林——1917年11月正式进入苏俄政府工作前的斯大林。历来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著作少之又少,而最新公开的档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斯大林:他不但是个革命家、诗人、见习牧师,还是个丈夫和多情的爱人,曾有过多段罗曼史。

本书是《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蒙蒂菲奥里历时10年,走访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最新披露的权威档案,重述斯大林如何从鞋匠的儿子最终成为列宁的左右手这一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一部前苏联的史前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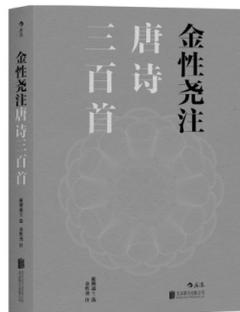
本书出版后,荣获英、美、法、奥地利等各国大奖,入选《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超过10家媒体的年度好书。



《眼泪的化学》,澳)彼得·凯里著,顾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彼得·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曾两次获得布克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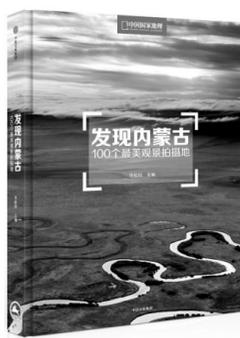
本书延续了凯里前作的怪诞幽默与奇思妙想,兼具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征。故事讲述了伦敦某博物馆女钟表学家凯瑟琳怀着情夫猝亡的心理巨痛,奉命对一尊奇巧神秘的古代机械装置“天鹅”进行修复。在对文物的复原过程中,她鬼使神差地挖掘出这尊“天鹅”背后的秘密:那是许多年前隐藏在德国黑森林的一座神秘小镇,一段机械制造与人性情感交织在一起的神奇传说。“天鹅”复原了,但那段传说却疑窦丛生,谜团未解,亦如现实中的工匠,修复得了器物,却修复不了传说与情感。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蕲塘退士选,金性尧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

中国历来不乏唐诗选本,尤以蕲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最为突出。收录作者共七十多位,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皆见于其中。入选作品计三百余首,篇目适度,体裁兼备,内容丰富多样。自选定以来,《唐诗三百首》对中国文学有着极为深远、广泛的影响。

本书是著名古典文学大家金性尧晚年大成之作,他的注释“博而能约,浅而能通,通而能清”。通俗易懂的特色使本书自初版以来重印无数,发行数量超过三百万册。金性尧今唐诗再次进入今人视野,让当代读者能欣赏唐诗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真正价值。



《发现内蒙古:100个最美景观拍摄地》,李科科主编,中信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本书带领读者深入中国最特色鲜明的摄影天堂——内蒙古自治区,重新梳理、发掘最值得观赏和拍摄的100个最美景观,116位《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和内蒙古当地最熟悉景观拍摄点的摄影师和向导,亲身驾车或徒步探路,开启了一段独特的自助拍摄之旅。观景和摄影并重,一方面重新梳理边关塞外的极致美景,另一方面借助经纬度、海拔、方位、大地高度等要素精确定位最美景观拍摄地。(喜平)